

大师作品
大奖品质

新经典成长文库



法国教育部指定学生必读书
一部令人愉悦的成长喜剧

父亲的 荣耀



【法】马塞尔·帕尼奥尔 / 著
施康强 / 译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新经典成长文库

父亲的荣耀

【法】马塞尔·帕尼奥尔 / 著

施康强 / 译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La gloire de mon père By Marcel PAGNOL
© Marcel PAGNOL, 2004
Editions de Fallois, Paris
本书版权由法国 Garance SUN 版权公司代理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1-2009-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亲的荣耀 / (法)帕尼奥尔著;施康强译. —杭州:
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
(新经典成长文库)
ISBN 978-7-5339-4078-2

I. ①父… II. ①帕… ②施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0763 号

责任编辑 王晓乐 朱怡瓴
内文绘图 艾莫渝
封面绘图 李稳进
封面设计 吕翡翠

父亲的荣耀

[法]马塞尔·帕尼奥尔 著 施康强 译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邮编 310006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880 毫米×1300 毫米 1/32
印张 7.625
插页 4
印数 0001-8000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078-2
定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译 序 / 施康强



人到了中年或晚年，都喜欢回忆童年。若是作家，就会写童年回忆录。马塞尔·帕尼奥尔以喜剧作家成名，后来也编导电影。他在六十岁前后追忆儿时，以“童年回忆录”为总题，一口气写了四本。《父亲的荣耀》是第一本，也是其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一本。

写童年生活，可以采用童年的视角，也可以采用或兼用成人的视角。如鲁迅于一九二六年，四十五岁时写的《朝花夕拾》，取的便是成年视角。帕尼奥尔这部书主要采用童年视角，充溢一种童趣，少年与童心未泯的成人读来自能感到兴味。

人之初，其性本善还是恶，这个问题讨论到现在还难以定论。但是说到童年，总是与“天真”、“无邪”一类的词连用，因为儿童还不知道区分善恶，一切率性为之。撒谎大概算不上美

德。不过，儿童起先出于某种考虑，无须成人教唆，亦会自发撒谎。马塞尔就承认自己小时经常撒谎。或许是他天性中的善在起作用，也可能是因为他当小学教师的父亲以身作则，从不说谎，所以他在编造谎言的同时总会感到不安。如果他后来学会撒谎不脸红，那是受了成人的影响。当他知道于勒姨夫曾经对他和萝丝姨妈说谎，“在那一天我发现大人跟我一样会撒谎，我觉得在他们中间我不再安全。不过，从另一方面，他这番披露使我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所有谎言都得到辩解，令我内心太平”。于勒姨夫将完成对他的说谎教育。为了瞒过小保尔，跟着父亲和姨夫去打猎，马塞尔决定对他撒谎，“因为那是为他好”。姨夫随即跟他说：“你刚才跟我说了句很重要的话，你要牢牢记住它：对孩子说谎是允许的，只要是为了他们好。”其实是，姨夫答应带马塞尔走也是说谎，也是为他好。就这样，孩子学会了说“善良的谎言”。

如果说儿童撒谎是学会的，他们对动物的态度应该是出于天性。住在市立屠宰场对面的时候，小马塞尔喜欢爬到窗子前，兴致勃勃地观看杀牛宰猪，“佩服屠夫的力气和人对牲畜的胜利”。因此帕尼奥尔写道：“我相信人天生是残忍的：儿童和野蛮人每天证明这一点。”这里把“野蛮人”与儿童并列，因为前者尚未“开化”，处于人类的童年，没有文明社会的道德观

念,如北美印第安人喜欢把战败的敌人的头皮连头发割下来,挥动着跳舞。至于“天生是残忍的”这一判断,已是用成人的道德观念审视童心了。

如果说,对于屠宰大动物,马塞尔只是被动地观看与欣赏,对于处于生物进化序列低端的昆虫,他与弟弟就主动伤害或虐杀了。他们起先只是练习逮知了和蝴蝶、小蚱蜢的功夫。后来听从父亲的建议,他们放弃无益的游戏,开始观察昆虫的习性。那个年代,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正是风行法国的读物。哥儿俩首先为观察蚂蚁而火烧蚁穴。然后他们逮了三只大个头的“修女螳螂”,为研究它们,决定在其中最大的两头之间挑起战争,发现这些动物缺了爪子,断了腿,甚至丢了半拉脑袋,照样能够存活。

哥儿俩意犹未尽,于是安排第三头螳螂与蚂蚁决战。作者用一千多字记录、描写这场恶斗的全过程。本书以马塞尔在山中迷路和约瑟夫连发两枪,击中两只“大王山鹑”为高潮,但我以为螳螂与蚂蚁血战那一段最为精彩,其惊心动魄不亚于雨果笔下的滑铁卢战场,其精确不让《昆虫记》,其幽默令人解颐。结果是螳螂惨死,蚂蚁们得胜还朝(巢),像厨子处理龙虾一样锯断它的脖子,把它的上半身切割成均匀的薄片,剥掉它腿上的皮,优雅地拆卸它那对吓人的夹钳,然后“拖到地底

下,在某间仓库深处按照新的次序放置”。

这个实例证明的与其说是儿童的残忍,不如说是科学的残忍。西谚:“真理是残酷的。”科学求真,因此也是残酷的。在崇尚科学的法国,在一位可敬的以传播知识为使命的教师父亲的引导下,小马塞尔无非做了一次科学实验,对他的成长不会有负面影响。每一代法国家长都让孩子读这本书,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它们以有趣的方式获得许多博物知识。

换一个国度,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,儿童对小动物,对昆虫会持另一种态度。如果法国儿童通过残酷的科学途径认识虫类,在我们中国,采用的或者曾经采用的,该是友好的诗意途径。

我们熟悉收入《朝花夕拾》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那段名文:“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椹;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,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,轻捷的叫天子(云雀)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。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,就有无限趣味。油蛉在这里低唱,蟋蟀们在这里弹琴。翻开断砖来,有时会遇见蜈蚣;还有斑蝥,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,便会拍的一声,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”同样的蝉鸣声,马塞尔听来像是“挑衅”,少年周树人听到的是“长吟”,他更无意逮住它们,把草棍塞进它们的

“屁眼”。至于蚂蚁：“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，虽然小，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，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”他不会想到去火烧蚁穴。

周作人晚年写作的《儿童杂事诗》，对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颇多回应。其中的甲之二二《蟋蟀》云：“啼彻檐头纺织娘，凉风乍起夜初长。关心蚰蚰阶前叫，明日携笼灌破墙。”丙之十二《虫鸟一》云：“蝴蝶黄蜂飞满园，南瓜如豆菜花繁。秋虫未见园林寂，深草丛中捉绿官。”附注：“绿官状如叫蝈蝈而稍小，色碧绿可爱，未尝闻其鸣声，儿童以为是络纬之儿，盖非其实也。”丙之十三《虫鸟二》云：“辣茄蓬里听油蛉，小罩扞来掌上擎。瞥见长须红项颈，居然名贵过金铃。”附注：“油蛉状如金铃子而差狭长，色紫黑，鸣声瞿瞿，低细耐听，以须长颈赤者为良，云寿命更长，畜之者以明角为笼，丝线结络，寒天悬着衣襟内，可以过冬，但入春以后便难持久，或有养至清明时节，在上坟船中闻其鸣声者，则绝无而仅有矣。”逮这些昆虫，是为了把它们养起来，也算是和谐相处吧。

然而，周氏兄弟并不以与昆虫和谐相处为满足，他们都了解其生理构造和生活习性的兴趣。鲁迅推崇《昆虫记》，誉之为“讲昆虫生活的楷模”。想是由于文体的限制，他对百草园

里的小生物没有做考证功夫,也没有涉及解剖学的细节。周作人向中国读者介绍《昆虫记》比鲁迅还早。他说:“法布尔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,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,更有意义。”(《自己的园地·法布尔〈昆虫记〉》)在上文我们引用的《儿童杂事诗》里,他不限于诗,还在注文里引入一些科学观察。

“无聊的小说戏剧”今天不比周作人当年少,还多了当时没有的更加无聊的电视节目。倒是读点作家写动物的文字,有时确实感到很精彩。

前 言

如果不算几次不起眼的尝试,这是我第一次写散文。

我确实以为有三种不同的文学体裁:用于歌唱的诗歌,用说话体现的戏剧,以及用书写表达的散文。

令我害怕的,不是选择词语或者表达方式,也不是语法的精微之处——说到底,这一切大家都能掌握——而是小说家的立场,更加危险的是回忆录作者的立场。

讲自己很难:作者谈到自己的全部缺点,我们都乐于相信;而他谈到自己的全部优点,我们必须有了证据才接受,我们还遗憾他没有把好话留给别人代他说。

在这些回忆里,我既不说自己的好处,也不说坏处;我说的不是我,而是我不再是的那个孩子。我要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小人物,他已融化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里,像没有留下骸

骨就消失的麻雀。何况他也不是本书的主角，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的证人。

然而，是我将写下他叙述的故事。活到六十岁再改换职业，这是莽撞之举。

戏剧语言从演员的嘴里说出来，它应该是即兴的，对答应该马上被理解，因为一旦说过，它就流失了。另外，戏剧语言不可能成为一种文体范本：它不是作家的语言，而是人物的语言。

戏剧作者的风格在于他对人物的选择，在于他赋予人物的感情，也在于剧情的进展。至于作者本人的立场，他应该是含蓄的。他最好闭口！一旦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剧情的演进就被掐断了。他最好不要走出幕后，我们不需要知道他的观点。如果他想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演员们会代他告诉我们，他们会迫使我们接受他的感情和想法，让我们相信这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和想法。

作家的立场也许更难处理。

说话的不再是雷缪^①，而是我自己。仅仅通过我的书写方式，我就将完全暴露自己。如果我不诚恳，就是说我不是放弃

① 雷缪，与作者同时代的法国名演员。——译者注。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。

任何羞耻心，我就将糟蹋纸张，白白浪费我的时间。

所以必须走出幕后，面对读者坐下，让他在两三个小时内盯着我看：这个想法令我很是不安，使我久久不能动笔。

不过，我考量了问题的另一面。

戏剧观众穿衬衫系领带，这是英国人强加给我们的统一着装。

他不在自己家里：他付了一大笔钱来到我这里。再说，他不是独自一人，他观察他的邻座，邻座也观察他。所以他不仅对我的演员们扮演的角色感兴趣，也注意他自己的角色，他扮演聪明高雅的观众角色。

他总在表露自己：他经常笑出声来，或者鼓掌，而躲在幕后的作者因此喜悦、感动。不过，有些时候，他会咳嗽，擤鼻子，低语，发出嘘声，他会退场。于是作者不敢望着任何人，他惊愕地听着友人们总是巧妙的解释。他无心到一家夜总会去消夜。

而读者——我说的是真正的读者——几乎总是我的朋友。

他去选购这本书，他把它夹在腋下带走，他请它去他家做客。

他将坐在他喜欢的角落，置身他熟悉的环境中，静静地阅读。

他将独自阅读，不容忍另一个人在他背后跟着读。他也

许穿着睡袍或睡衣，拿着烟斗：他的诚意毫无保留。

这不是说他会喜欢这本书；读到第三十页，他可能会耸肩膀，他可能会带点脾气说：“我弄不懂，这么荒唐的东西，居然还能印成书！”

不过作者不在他身边。作者永远什么也不知道。他家里人，还有几个铁杆友人，已用一片赞颂蒙住他的眼睛，减轻了失败带来的伤害。

最后，一部喜剧作品的成功可以根据票房收入——一名公共救济事业局的会计每晚核查数字——也根据演出场次测定无误。可是，在第三十场演出的晚上安排“百场庆典”，那是白费心思。而为了挽回作者的面子，一位与其共谋的出版商可以在第三个一千册，也是最后一千册书的封面上印上“第十五千”。

所以，虽然一本书的成功与一出戏的成功同样备受称道，散文家遭遇的失败却不那么残酷。

是这些考虑，虽然不太光彩却令人安心，使我决心发表这部作品。何况这本书本来没有多大抱负：这无非是对一个失去的年代的见证，一首小小的抒发孝心的歌曲。到今天，这种孝心或许反而变得新鲜了。

我出生在奥巴涅城,顶上放牧山羊的加拉邦峰脚下,那时候已传到最后一代牧羊人了。

加拉邦峰是座巨大的蓝色岩石高峰,耸立在雄鹰平地边缘。那是一块辽阔的高原,俯瞰四季常绿的郁伏恩河谷。

山峰底部的宽度略大于高度。不过,因为它从岩层中拔起高达六百米,看来好像直刺普罗旺斯的晴空。七月里偶尔会有一朵白云在峰顶栖息片刻。

虽说它算不上一座大山,可也不是无名小丘。正是在加拉邦峰,夜深时分,马里乌斯^①的观察哨兵看见得胜山上闪现火光,就用荆棘点燃一个火堆。于是在六月的黑夜里,那

① 马里乌斯,古罗马大将。



火堆就像一只红色的大鸟翻山越岭,传递消息,最后降落在罗马城里的卡庇托尔山上,报告高卢军团在爱克斯平原歼灭了条顿人的十万人马。

我父亲是奥兰治附近瓦雷阿斯镇一名石匠的第五个孩子。

我们这个家族在当地立足好几百年了。他们来自何方?想必来自西班牙,因为我在镇公所的档案里找到了姓雷斯帕尼奥尔的,还有姓斯帕尼奥尔^①的。

此外,这个家族世代都以打造武器为业。他们在乌韦兹河冒着热气的水里给剑锋淬火。从事这个高贵的行当,众所周知是西班牙人的专长。

不过,因为作战需要的勇气与敌对双方之间的距离适成反比,喇叭口火枪和手枪不久便取代了大剑和短剑。于是我的祖先们改行制造烟火,就是说生产火药、药筒和引信。

他们中有一位是我的曾祖,某日他周身围绕火星和旋转的圆形火球,从他店铺关着的窗子里飞出来,落在一捆罗马蜡烛上。

他没有丢了性命,但是他的左颊从此不再长胡子。因

^① 这两个姓氏,都是“西班牙人”的意思。



此,直到他临终那一天,大家都管他叫“烤肉”。

可能,由于出了这起骇人的事故,下一代人虽然决定继续制造药筒和引信,但不再往里面填装火药。他们于是成了“纸板制造商”,今天仍干这个行当。

这个例子绝好地体现了拉丁人的明智:他们首先放弃了钢铁这个沉重、坚硬、锋利的材料;然后放弃火药,这东西见不得点着的香烟;最后他们与厚纸板打交道,这个产品分量轻,摸着柔软,无论如何不会爆炸。

不过,我祖父因为不是“大少爷”,未能继承纸板作坊。不知什么缘故,他学了石匠,满师后周游法国,先在瓦雷阿斯镇,后在马赛开业。

他是小个子,但肩膀宽厚,肌肉发达。

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长长的白色髻发拖到脖子上,还有一部带卷的漂亮胡子。

他面容秀气,但棱角分明,一双黑眼睛像成熟的橄榄闪闪发光。

他言出必行,子女们望之生畏。不过孙子辈可以拿他的胡子编成辫子,或者把豌豆塞进他的耳朵。

他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跟我谈论他的职业,或者说他的手艺,因为他是石匠领班。



他看不起砖石工。他说：“我们砌的石块都是榫槽结合，有斜接的，有楔形榫，还有叫朱庇特之箭的……当然，为了防止滑动，我们也往槽缝里灌铅。可那是嵌在两大块石料里的，绝对看不出来。而那些砖石工，他们逮着哪块石头就用哪一块，还用大量的砂浆填塞窟窿……砖石工干活，那就是整个儿淹没石头。因为他们不会处理石头，就把它隐藏起来。”

他只要有一天空闲，也就是说每年五六次，就带领全家人去野餐。选定的地点距离宏伟的加尔大桥只有五十米。

趁我祖母准备饭菜，孩子们在河里蹚水的工夫，他登上桥面，丈量尺寸，审视接缝，画一些剖面图，抚摩那些石块。

吃过饭，他在草地上坐下，家人则围成弧圈坐在他身后。他就这样望着千年杰作，直到天黑。

所以，三十年以后，只要听人提到加尔大桥，他的子女便会抬眼望天，唏嘘不已。

我的工作台上摆着一个宝贵的镇纸。那是个铁制的长方体，中央有个椭圆形的洞眼。长方体的两端都有锥形的缺口，深深陷入铁器内部。那是安德烈爷爷的大锤。整整五十年，他用它击打钢凿坚硬无比的顶端。

这位能工巧匠只受过初等教育。他识字，会签名，仅此

